

構崇該復 ——

南朝叢林“瓦官寺”的因革和文化積澱

王頰

提要：今江蘇南京市的“瓦官寺”，乃為南朝著名叢林之一。本文以年代為構架，考察了這個有著悠久歷史名勝，上自東晉，下迄有明，數百年來的建築、收藏，相關僧俗、傳奇、詠誦等趣味人事，指出：在中國中古時期，“都會”常緣“政治”的原因受到嚴重破壞和行政降級，從而造成城市的盛衰變遷。作為所在城市標誌之一的該寺，免不了“城榮寺榮，城辱寺辱”的命運。而在這樣的“輪迴”過程中，一由蘊涵豐厚的文化，使人不斷產生緬懷的情感；一由屬託虔誠的信仰，易於征募起重建的資金，茲所佛教寺院體現了非比尋常的“復興”活力。卻緣宗教需要“神”、“靈”襯托，寺院的聲名也仰仗“傳奇”而光大。而就“傳奇”而言，多半分不清那些成份是“真實”，那些成份是“杜撰”。

—

南朝崇奉佛教，叢林之建，極其宏麗。而江南名刹，“建康”亦今江蘇南京市之“瓦官寺”，其一也。許嵩《建康實錄》卷八〈哀皇帝丕〉：“是歲（興寧二年），詔移陶官于淮水北，遂以南岸窰處之地，施僧慧力造瓦官寺”¹。寺之得名，應由其址本為“陶官”所在，而“瓦”為“陶”之一大種，故而“混稱”。寺名又作“瓦棺”²，張冠李戴，還加上了遠自“長沙”亦今湖南長沙市所產生的“傳奇”。張敦頤《六朝事迹編類》卷下〈昇雲寺〉：“寺之名，起自西晉長興年中。長沙城阿陸地生青蓮兩朵，民間聞之，官司掘得一瓦棺，開之，見一僧形貌儼然，其花從舌根頂顛生出。詢及父老，云：昔有一僧，不說姓名，平生誦《法華經》萬餘部。臨死遺言曰：以瓦棺葬之。此地所司具奏朝廷，乃賜建蓮花寺”³。逮至南宋、元，更有人指出其說之不經。《景定建康志》卷四六：“舊志（《慶元建康志》）曰瓦棺者，非也”。“其說頗涉怪誕，縱果有此事，亦在長沙，於此無與也。不知陶官之為瓦官，而易官為棺，殆傳會而為之說耳”⁴。《至正金陵新志》卷一二：“官作棺者，蓋據俗說。晉時，長沙城隅陸地生青蓮兩朵，民以聞官，掘之得瓦棺，葬一僧，華從舌根生。父老雲昔一僧誦法華經萬餘部，臨死遺言，以瓦棺葬，遂以寺名瓦棺。其說迂蔓，既云長沙，於此無與”⁵。

南朝的“瓦官寺”，乃是高僧萃集之所在。既有辨答疑難的林公，又有自天台應徵來寓的一代宗師。劉義慶《世說新語》卷上〈文學〉：“有北來道人，好才理，與林公相遇，於瓦官寺講小品。于時竺法深、孫興公悉共聽。此道人語屢設疑難，林公辯答清析，辭氣俱爽，此道人每輒摧屈。孫問深公：上人當是逆風家，向來何以都不言？深公笑而不答。林公曰：白旛檀非不馥，焉能逆風？深公得此義，夷然不屑”⁶。《釋文紀》卷三〇陳暄〈征智顛奏〉、陳頊〈留智顛禪師勅〉：“宣帝問群臣釋門名勝，暄奏，自天台征入都。瓦官禪師德邁風霜，

禪鏡淵海。昔在京邑，群賢所宗；今高步天台，法雲東藹。願陛下詔之還都，使道俗咸荷”
 “顛，陳光大元年，至金陵，太建中，止瓦官寺，前後八載，謝遣門人曰：吾聞天台幽勝，將息緣茲嶺。帝勅留，遂勉度夏。京師三藏，雖弘皆一途偏顯，兼之者寡。朕聞瓦官濟濟，深用慰懷，宜停訓物，豈遑獨善一二”⁷？《開元釋教錄》卷六：“沙門達摩摩提齊言法意，西域人。悟物情深，隨方啓喻。以武帝永明八年庚午，爲沙門法獻於揚都瓦官寺。譯提婆達多品等二部，獻時爲僧正，初獻以宋元徽三年遊歷西域，於于闐國得經梵本並及佛牙，有迦毗羅神衛護，還宋，經至齊永明中，共沙門法意譯出，佛牙安置鍾山上定林寺”⁸。

除了以上所涉各位外，還有不少帶有可說是“神話”的僧人事迹。李昉《太平廣記》卷一一三〈僧法洪〉：“晉世，沙門僧法洪在瓦官寺。義熙十二年，時官禁鎔鑄，洪元發心鑄丈六金像，私鑄竟，猶在模，所司知覺，收洪楚械。洪念觀音每日百遍，忽夢所鑄金像往獄，手摩頭曰：無慮。其像胸前方一尺許銅色焦沸。當洪禁日，國家牛馬不肯入欄，時以爲怪。旬日，有赦，洪得免，像即破模而自現也。出辨正論”⁹。《法苑珠林》卷二一〈敬佛篇〉、卷一一三〈酒肉篇〉：“時瓦官寺沙門慧邃欲求摸寫，寺主僧尚恐損金色，語邃曰：若能令佛放光，回身西向者，非途所及。邃至誠祈請，至於中宵，聞有異聲，開殿見像，大放光明，轉坐面西。於是，乃許摸之，傳寫數十軀，所在流布”。“宋京師瓦官寺，有釋慧果，婺州人。少以蔬食苦行自業。宋初，遊京師，止瓦官寺，誦法華十地。嘗於廁前見一鬼，致敬於果云：昔爲衆僧作維那，小不如法，墮在噉糞鬼中。法師德素高明，又慈悲爲意，願助以拔濟之方也。又云：昔有錢三千文，埋在柿樹根下，願取以爲福。果即告衆掘取，果得錢三千文，爲造法華一部，並設齋。後夢見此鬼云：已得改生，大勝昔日。果以宋太始六年卒，春秋七十有六”¹⁰。

當時的士子，不少與“瓦官寺”有著密切的關係，部分“逸聞”就是產生於這裏。《世說新語》卷上〈文學〉、卷中〈識鑒〉、〈品藻〉、卷下〈派調〉：“僧意（未詳氏族所出）在瓦官寺中，王荀子（王修小字）來，與共語，便使其唱理。意謂王曰：聖人有情不？王曰：無。重問曰：聖人如柱邪？王曰：如籌算，雖無情，運之者有情。僧意云：誰運聖人邪？荀子不得答而去”。“戴安道，年十餘歲，在瓦官寺畫。王長史見之曰：此童非徒能畫，亦終當致名，恨吾老，不見其盛時耳。續晉陽秋曰：達善圖畫，窮巧丹青也”。“劉丹陽、王長史在瓦官寺集，桓護軍亦在坐（桓伊），共商略西朝及江左人物。或問：杜弘治何如衛虎（衛玠小字）？桓答曰：弘治膚清，衛虎弈弈神令。王、劉善其言”。“何次道往瓦官寺，禮拜甚勤。阮思曠（裕也）語之曰：卿志大宇宙，勇邁終古充，崇釋氏，甚加敬也。何曰：卿今日何故忽見推？阮曰：我圖數千戶郡，尚不能得。卿乃圖作佛，不亦大乎”¹¹？祝穆《古今事文類聚》卷前四二〈圍棋應答〉：“殷仲堪在都，嘗往看棋，諸從在瓦棺寺前宅上。于時，袁羌與人共在窗下圍棋，仲堪在裏，問袁易義，袁應答如流，圍棋不輟。袁意傲然，殊有餘地。殷撰辭致難，每有往復”¹²。

註釋：

¹ 上海古籍出版社孟昭庚、孫述圻、任貽業點校本，一九八七年，頁175。

² 《南澗稿》卷一五〈崇勝戒壇記〉，《四庫全書》本，頁 18 下：“佛刹之在江左，莫先于金陵之瓦棺寺。蓋自東晉興寧二年，移陶官秦淮之北，而以其南舊陶地施僧慧力以爲之寺。或曰瓦官，謂陶官也，後訛以爲棺爾。又曰：昔有僧誦法華經者，以有虞氏之制葬於城隅，而蓮華生其上，故寺以瓦棺得名；然莫可考也”。

³ 《四庫全書》本，頁 37 上、下。

⁴ 北京，中華書局《宋元方志叢刊》影印嘉慶刊本，一九九〇年，頁 2079 上、下。

⁵ 臺北，成文出版有限公司《中國方志叢書》影印原刊本，頁 1939 上。

⁶ 北京，中華書局《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徐震堦校箋本，一九八四年，頁 119。

⁷ 《四庫全書》本，頁 39 下、12 下。

⁸ 《四庫全書》本，頁 4 上、下。

⁹ 北京，中華書局句斷本，一九八一年，頁 784。

¹⁰ 《四庫全書》本，頁 11 下、29 上。

¹¹ 頁 131、221、286、287、428。

¹² 《四庫全書》本，頁 19 下、20 上。

二

入唐以後，“瓦官寺”仍爲江南名刹之一，而屢有高僧駐錫。釋贊寧《宋高僧傳》卷一七〈唐金陵鍾山元崇傳〉：“釋元崇，俗姓王氏，琅琊臨沂人也”。“時年十五，奉道辭家，負笈洞天，餐霞臥雲，師範陶許，精研妙句，獨證微隱。乃恐至理未融，解脫方阻，因歸心釋典，大暢佛乘，三教齊驅，違心世表。於是，聲振吳越，縑素異焉。採訪使、潤州刺史齊平陽公聞其行業，虛佇久之，適會恩制度人，哀充舉首。以開元末年，因從瓦官寺璿禪師諮受心要，日夜匪懈，無忘請益。璿公乃揣骨千里，駿足可知，因授深法。崇靈台虛徹，可舍百神，心鑒高懸，塵無私隱”¹³。《文苑英華》卷八六四劉軻〈棲霞寺故大德玘律師碑〉：“大師諱曇玘，俗姓王氏”。“既落髮于金陵希瑜律師，受戒于過海鑒真大師，後與友人高陵恩律師追遠永之游，乃偕隱匡廬之東林。雖欲遺名，而名已高矣”。“建中元年，禪坐空谷，雖野馬飄鼓，星辰凌歷云云，自彼我何事焉？後瓦官寺其徒聚謀而請曰：瓦官，寰中之名刹也；大師，乃江左之碩人也；舍是而不居，吾屬安仰？始出山居焉，從人欲也。無幾何，謂弟子志誠、海湘等曰：吾休矣，丘井夢電之喻必然耳。貞元十三年十一月六日丁亥，坐化於瓦官寺律堂。是月丙申，荼毗，塔於新亭之後岡。春秋七十五，僧臘五十一”¹⁴。

“瓦官寺”還出過博通《易》的學問僧，王讜《唐語林》卷二：“上元瓦官寺僧守亮，通周易，性若狂易。李衛公鎮浙西，以南朝舊寺多名僧，求知易者，因帖下諸寺，令擇送至府。瓦官寺衆白守亮曰：夫夫取解易僧，汝常時好說易，可往否？守亮請行，衆戒曰：大夫英俊嚴重，非造次可至，汝當慎之。守亮既至，衛公初見，未之敬，及與言論，分條析理，出沒幽曠。公凡欲竇疑，亮已演其意。公大驚，不覺前席，命于甘露寺設飯舍，自於府中設講席，命從事已下，皆橫經聽之。逾年方畢，既而請再講，講將半，亟謂歸甘露。既至，命

浴，浴畢，整巾履，遣白公云：大期今至，不及回辭。言訖而終。公聞驚異，明日，率賓客至寺致祭。適有南海使送西國異香，公於龕前焚之。其煙如弦，穿屋而上，觀者悲敬，公自草祭文，謂舉世之官爵俸祿，皆加於亮，亮盡受之，可以無愧”¹⁵。除外，寺中的高閣，還是表演“絕藝”的理想地方，因此，曾有“雜技”的表演者光顧。段成式《酉陽雜俎》卷九〈事感盜俠〉：“或言刺客飛天夜叉術也。韓晉公在浙西時，瓦官寺因商人無遮齋，衆中有一年少請弄閣，乃投蓋而上，單練（髡出）履膜皮，猿挂鳥跂，捷若神鬼，復建罍水於結脊下，先溜至簷，空一足欹身，承其溜焉，觀者無不毛〔戴〕〔戰〕”¹⁶。

江南名勝的“瓦官寺”，自然是詩人墨客時時光臨的地方。特別是遠近聞名的“瓦官閣”，更是登高遠眺的好所在。李白《李太白全集》卷二一〈登瓦官閣〉：“曾登瓦官閣，極眺金陵城”¹⁷。杜荀鶴《唐風集》卷二〈題瓦棺寺真上人院矮檜〉：“天生仙檜是長材，栽檜希逢此最低。一自舊山來砌畔，幾番凡木與雲齊？迴無斜影教僧踏，免有閑枝引鶴棲。今日偶題題似著，不知題後更誰題”¹⁸？《文苑英華》卷三一四李賓〈登瓦官寺閣〉：卷一八〈登瓦官閣〉：“晨登瓦官閣，極眺金陵城。鍾山對北戶，淮水入南榮。漫漫雨花落，嘈嘈天樂鳴。兩〔廓〕〔廊〕振法鼓，四角吹風箏。杳出霄漢上，仰攀日月行。山空霸氣滅，地古寒陰生。寥廓雲海晚，蒼茫宮觀平。門餘閭闔字，樓識鳳凰名。雷作百川動，神扶萬栱傾。靈光一何貴！長此鎮吳京”¹⁹。羅隱《羅昭諫集》卷三〈登瓦棺寺閣〉：“下盤空迹上雲浮，偶逐僧行步步愁。暫憇已知須用意，漸危爭忍不回頭？煙中樹老重江晚，鐸外風輕四境秋。懶指台城更東望，鵲飛龍闕盡荒丘”²⁰。即使未曾臨訪，這也是個可以用作“典故”的、“膾炙人口”的所在。范據《雲溪友議》卷中〈澧陽讌〉：“杜紫微（牧）〈贈肥錄事〉：瓦官寺裏逢行蹟，華嶽山前見掌痕。不須啼哭愁難嫁，待與將書報樂坤”²¹。

這樣一個有著非比尋常“名望”的寺院，自然免不了“傳奇”故事的流播。《唐語林》卷三：“崔相慎由豪爽，廉察浙西，有瓦官寺持法華經僧爲門徒。或有術士言：相國面上氣色，有貴子。問其妊娠之所在，夫人洎媵妾間皆無所見。相國徐思之，乃召曾侍更衣官妓而示，術士曰：果在此也。及載誕日，腋下有文，相次分明，即瓦官僧名，因命小字緇郎。年七歲，尚不食肉。一日，有僧請見，乃掌其頰，謂曰：既愛官爵，何不食肉？自此方味葷血，即相國垂休也”²²。《太平廣記》卷四九一〈謝小娥傳〉：“小娥，姓謝氏，豫章人，估客女也”。“小娥父畜巨產，隱名商賈間。嘗與段墉（居貞）同舟，貨往來江湖。時小娥年十四，始及笄，父及夫俱爲盜所殺，盡掠金帛。段之弟兄謝之從侄與童僕輩數十，悉沈于江。小娥亦傷胸折足，漂流水中，爲他船所獲，經夕而活，因流轉乞食。至上元縣，依妙果寺尼淨悟之室。初，小娥夢父謂曰：殺我者，車中猴，門東草。又數日，復夢其夫謂曰：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小娥不自解悟，常書此語，廣求智者辨之，歷年不能得。至元和八年春，余罷江西從事，扁舟東下，淹泊建業，登瓦官寺閣，有僧齊物者重賢好學，與余善，因告余。余遂請齊公書於紙，乃憑檻畫坐，凝思默慮，坐客未倦，了悟其文”²³。

註釋：

¹³ 北京，中華書局《中國佛教典籍選刊》范祥雍點校本，一九八七年，頁418。

- ¹⁴ 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武英殿聚珍》本，一九六六年，頁 4562 下、4563 上。
- ¹⁵ 北京，中華書局《唐宋史料筆記叢刊》周勳初校證本，一九八七年，頁 151。
- ¹⁶ 北京，中華書局方南重點校本，一九八一年，頁 87、88。
- ¹⁷ 北京，中華書局點校王琦註釋本，一九七七年，頁 982。
- ¹⁸ 《四庫全書》本，頁 3 下。
- ¹⁹ 頁 1615 上、下。
- ²⁰ 《四庫全書》本，頁 56 上、下。
- ²¹ 《四庫全書》本，頁 33 上。
- ²² 頁 117、118。
- ²³ 頁 4030。

三

“瓦官寺”之所以聞名遐邇，源於其中的珍藏。師子國所獻玉像，宋世子鑄丈六銅像和顧愷之所畫維摩圖。《梁書》卷五四〈師子國傳〉：“晉義熙初，始遣獻玉像經，十載乃至。像高四尺二寸，玉色潔潤，形制殊特，殆非人工。此像歷晉、宋世在瓦官寺，寺先有征士戴安道手制佛像五軀，及顧長康維摩畫圖，世人謂為三絕。至齊東昏，遂毀玉像，前截臂，次取身，為嬖妾潘貴妃作釵釧”²⁴。《宋書》卷九三〈戴顓傳〉：“自漢世始有佛像，形制未工，逵特善其事，顓亦參焉。宋世子鑄丈六銅像於瓦官寺，既成，面恨瘦，工人不能治。乃迎顓看之，顓曰：非面瘦，乃臂胛肥耳。既錯減臂胛，瘦患即除，無不歎服焉”²⁵。《太平御覽》卷七五一：“晉顧愷之，字長康，嘗於瓦官寺北殿畫維摩詰。畫訖，光輝月餘日。京師寺記雲：興寧中，瓦官寺初置僧眾設會，請朝賢鳴刹注錢，其時士大夫莫有過十萬者。長康既至，直打刹注百萬。長康素貧，眾以為大言。後寺眾請勾疏。長康曰：宜備一壁。遂閉戶，往來一月餘日，所畫維摩詰一軀。工畢，將欲點眸子，乃謂寺僧曰：第一日見請施十萬，第二日可五萬，第三日可任例責施。及開戶，光照一寺，施者填咽，俄而得百萬錢。愷之嘗云：畫人物最難，次山水，次狗馬，台閣一定器耳，差為易也。斯言得之，至於鬼神人物，有生動之狀，須神韻，而後形像若氣韻不周，空陳形像，非妙也”²⁶。

顧愷之所畫維摩圖，歷唐至宋，幸然猶存；且有了由杜牧、蘇頌請畫工臨摹的別本。裴孝源〈貞觀公私畫史〉：“晉瓦官寺，有顧愷之、張僧繇畫壁，在江寧”²⁷。葉夢得《建康集》卷一〈〔湖〕〔昇〕州〉：“地近中原怯早寒，一杯何處復追歡？同尋澗壑閑誰共？強逐風塵老自難。歸夢孰知元有約？故情應得舊相看。閉關且示維摩病，圖畫他年付瓦官。世傳顧愷之畫維摩像，皆此間瓦官寺本也”²⁸。韓元吉《南澗稿》卷一五〈崇勝戒壇記〉“又，顧長康曾於寺室手畫金粟如來之像，號為神妙，吾得舊本刊置壁間”²⁹。蘇頌《蘇魏公集》卷七二〈題維摩像〉：“顧生（愷之）首創維摩詰像，有清〔羸〕〔羸〕示病之容，隱几忘言之狀。陸探微、張僧繇效之，終不及。至唐，寺廢，杜紫薇牧之（牧）為池州刺史，過金陵，嘆其將圯，募工搨寫十餘本，以遺好事者。其一乃汝陰太守某人也，不敢攜去，至今置于州廡。

丞相晏臨淄公（殊）鎮潁日，嘗語從事，鑿石以紀其始末。嘉祐壬寅，予（蘇頌）領郡事，暇日，數取以觀之。案長康晉人，故所畫服飾、器用，皆當時所尚。其意態位置，固非常畫之比也。或云杜本已為後人竊取，今所存者，蓋再經謄搨矣。然而氣象超遠，彷彿如見當時之人物已可愛也”。“想慕不足，因命工人即其本移寫，藏之家楮，又題于像旁”³⁰。

除了“三寶”外，“瓦官寺”還曾有過其他值得收貯的器件。《晉書》卷一〇〈恭帝紀〉：“宋永初二年九月丁丑，裕使后兄叔度請后，有間，兵人踰垣而入，弑帝于內房，時年三十六，諡恭皇帝，葬沖平陵。帝幼時性頗忍急，及在藩國，曾令善射者射馬為戲。既而有人云：馬者，國姓，而自殺之，不祥之甚。帝亦悟，甚悔之。其後，復深信浮屠道，鑄貨千萬，造丈六金像，親於瓦官寺迎之，步從十許里。安帝既不惠，帝每侍左右，消息溫涼寢食之節，以恭謹聞，時人稱焉”³¹。《太平御覽》卷一〇〇：“《續晉陽秋》曰：初，安皇不慧，起居動止，不自己出。帝每侍左右，雖涼溫饑飽之中，而恭謹備焉。時人稱其順弟，又雅信佛鑄，見貨十萬，造丈六金像於瓦官寺，擇日齋戒迎像，竟步從十許裏。安皇帝歸陵，有詔當出送八座，奏諫以為宜加珍攝，乃止”³²。《法苑珠林》卷二一〈敬佛篇〉：“東晉義熙元年，司徒王謐入宮，住東掖門。有寺人於門東見五色光出地，驚而穿之，得古形銅盤，盤下獲金像，高四尺，光趺並具。斯又同孫皓之育王像也。因奉入宮，宋祖素不甚信，及獲此像，加敬欣悟，躬禮事焉。此像本在瓦官，後移龍光云”³³。根據晚唐杜牧文章的涉及，“瓦官”寺似乎還有“篆鼎”等古“文物”³⁴。

入唐以後，“瓦官寺”內曾經發現了多種罕見的文本，而皇帝、皇后的賜予也為其庫藏增加了新的貴重品物。韋絢《劉賓客嘉話錄》：“王右軍告誓文，今之所傳，即其稿本，不具年月日朔。其真本云：維永和十年三月癸卯朔九日辛亥日書；亦是真小文。開元初年閏月，江寧縣瓦官寺修講堂，匠人于鴟尾內竹筒中得之，與一沙門。至八年，縣丞李延業求得之，上岐王，岐王以獻帝，便留不出。或云：後借得岐王一年，王家失火，圖書悉為煨燼，此書亦見焚”³⁵。周南《山房集》卷五〈南部煙花錄〉：“上元縣，南朝故都，梁建瓦棺閣。閣南隅有雙籠閉之，忘記歲月。會昌年，詔拆浮圖，開之，得筍筆千餘頭，中藏一帙。雖隨手飛潰，而文字可記，乃隋書遺藁也。有白藤紙數幅，題云南部烟花錄，僧志徹得之。及焚經，僧人惜香軸，爭取之，拆去紙筆，視軸，皆有魯郡文忠顏公名，題云：手寫是經，即前之筍筆可舉而知也。志徹因將隋書草藁示予，遂得錄前事。及取隋書校之，多隱不文。時有符會，事頗簡脫，豈不以國初將相爭以王道輔政，黃門顏公不欲筆靡前跡，因而削乎？今則堯風已還，德車斯駕，獨惜茲事埋沒，不得詞人才子談柄，故編成《大業拾遺記》。本字缺十六七，悉從而補之”³⁶。陸龜蒙《笠澤蒙書》卷二〈紀錦裙〉：“侍御史趙郡李君，好事之士也。因予話上元瓦官寺，有陳後主羊車一輪，天后武氏羅裙、佛旛，皆組繡奇妙”³⁷。《南潤稿》卷一五〈崇勝戒壇記〉：“曩者仁宗皇帝賜一寶珠，徑大四寸，鎮在戒壇。前日，劫火洞然，此珠不壞，照耀虛空，如揭日月”³⁸。

註釋：

²⁴ 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一九七三年，頁800。

- ²⁵ 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一九七四年，頁 2277、2278。
- ²⁶ 北京，中華書局重印涵芬樓影印宋刊本，一九八五年，頁 3333 上。
- ²⁷ 《四庫全書》本，頁 17 上。又，《杜甫全集》卷六〈送許八拾遺歸江寧觀省，甫昔時嘗客遊此縣，於許生處乞瓦棺寺維摩圖樣，志諸篇末〉，珠海出版社秦亮點校仇兆鰲註釋本，頁 380：“看畫曾飢渴，追蹤限淼茫。虎頭金粟影，神妙獨難忘”。
- ²⁸ 北京，線裝書局《宋集珍本叢刊》影印宣統刊本，頁 746 上。
- ²⁹ 頁 20 下。
- ³⁰ 北京，線裝書局《宋集珍本叢刊》影印清鈔本，頁 795 下。
- ³¹ 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一九七四年，頁 269、270。
- ³² 頁 479 下。
- ³³ 頁 22 上、下。
- ³⁴ 杜牧《樊川集》卷一〇〈李賀集序〉，《四部叢刊初編》景印明刊本，頁 1 下、2 上：“賀字長吉，元和中，韓吏部亦頗道其歌詩。雲煙綿聯，不足爲其態也；水之迢迢，不足爲其清也；春之盎盎，不足爲其和也；秋之明潔，不足爲其格也；風檣陣馬，不足爲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爲其古也；時花美女，不足爲其色也；荒國侈殿、梗莽丘壠，不足爲其恨怨悲愁也；鯨吐鼉擲、牛鬼蛇神，不足爲其虛荒誕幻也”。
- ³⁵ 《四庫全書》本，頁 21 上、下。
- ³⁶ 《四庫全書》本，頁 3 上、下。
- ³⁷ 《四庫全書》本，頁 18 上、下。
- ³⁸ 頁 40 下。

四

當趙氏統治的南、北宋之時，已經荒蕪的“瓦官寺”³⁹，依然名號響亮。胡宿《胡文恭集》卷二〈瓦官寺〉：“紫色嘗開國，金輝此界繩。火輪經壞劫，雪頂見殘僧。狂薜緣秋壁，深松映晚燈。哀猿不可聽，一一在岩藤”⁴⁰。特別是“瓦官閣”亦“昇元閣”，也曾屢經劫難。張舜民《畫墁集》卷七〈榭行錄〉：“昇元寺，即瓦官寺，在城內西南隅，後踞崇岡，前瞰江西城，最爲古迹。然累朝兵火，略無彷彿。李氏時，昇元閣猶在，乃梁朝故物，高二百四十尺”⁴¹。《南潤稿》卷一五〈崇勝戒壇記〉：“晉武帝寧康三年，始建戒壇。唐貞觀二年，造閣三成，高二十五丈，挾以東西二閣，通十有九楹，爲一方雄傑之觀。其後，閣壞於南唐，又新之，號吳興閣，而寺名昇元。宋有天下，易升元爲崇喜閣，亦燼於火。太平興國五年，更錫崇勝院額，戒壇在焉。建炎渡江，兵寇雜擾，寺宇無一存者。紹興之十九年也，有寓僧福濤慨然欲復之，而寺基廢爲軍營，會慈濟大師初政以慈恩教法自北方之漢，曰：吾教江南未有傳也，聞智者大師嘗講正觀造疏鈔於此，則此地宜爲講席久矣。相與廬其側，以告於有司，請於朝，得其地纔什一也，施者漸集，而濤遽化。政主之餘二十載，悉力營焉。凡殿宇像設，與夫講授之堂、棲息之室、庖湏庫廩，無不備具”⁴²。

明初，“瓦官寺”一度恢復尊崇地位。釋妙聲《東臯錄》卷下〈故慧辯普聞法師塔銘〉：“國朝洪武二年，善世院移文升住上天竺，[祖稱]以高僧選留京師瓦官寺，有旨就天界禪寺升座，為衆說法，聞者傾服”⁴³。然而不久，又遭際了再度的“淪廢”和“拓興”。王世貞《弇州四部稿》卷續六二〈重建瓦官寺祝厘聖壽記〉、卷續一一〈重創瓦官寺閣，過之，有作〉：“至明，而入魏國上公之圃，為鳳凰臺西隙地。正德中，有神僧過而膜拜焉，謂為佛土，授記居民以去。自是，時時夜見光怪。久之，山西比丘覺恒者，得法于淨土寺法師成亮，已受記伏牛印空師，繇少林轉歷南海至金陵。魏之先公禮之，為築精蘭，以舍直其地。父老稍稍為言光恠狀，且云：故瓦官寺址也。廢井在焉，迹而掘之，有石刻天王像精甚，識其陰曰：昇元。於是，魏公益慨然自稱檀越，頗發其藏鏹，以成殿堂、門廡、庖湑、客寮、筦庫之屬。華觀窈窕，深中宏外，經像整麗，咸得其所。而它所未備者，恒公盡以三衣中食之羨足之。其後，得金陵悟迎為弟子，授之衣鉢，而脫身走伏牛，立而化。迎公代之，以精勤為法事，以慈憫攝衆心，大德具壽，紛綸而萃，羯磨講誦，各安其職”。“昔時瓦官閣，高與天崢嶸。業火一燒盡，不能燒却萬古名。蓮花比丘苦緣薄，傾鉢誅茅覆簷角。不見如來滅劫時，丈六金身亦不惡”⁴⁴。

終明中、末葉，“瓦官寺”乃為江南重要名勝之一。無論達官顯宦、騷人墨客，每將此處作為遊覽的場所。《弇州四部稿》卷續一六〇〈書瓦官寺刻二記二詩〉、卷續一三〈與諸公過瓦官寺作食〉：“金陵多古名刹，其地又多據山水之勝，然往往為聲酒所汙，餘甚厭之。凡三過瓦官寺，寺僧獨具茗，以嘉蔬起麪餅供，余輒欣然為飽，有載酒從者，俾移庖萬竹、同春二園。蓋寺僧守梵網木義甚嚴，不忍以口腹破之故也。會僧刻餘二記二詩，因舉晨鐘、午飯二語拈出題其後，且戒遊者，慎毋以酒食下地獄種子也”。“一徑新蘭若，千秋古佛場。晨鐘梵網肅，午飯茵陳香”⁴⁵。范景文《范文忠集》卷九〈瓦官寺，并引〉、卷一一〈春日，同雪嶠上人遊瓦官寺〉：“瓦官寺為晉時諸賢言詠地，一時風流，掩映千古，遂使一刹，並傳不朽。予至金陵，急訪觀焉，得于鳳凰山之南，低徊不能去者久之，稍折而東榜復如前因，怪問寺僧，言志稱瓦官在鳳凰台之左，想此定是舊址，何得以後出相遺乎？力與前寺僧辨，而質於予。予戲曰：南中好古，而工為贗，寺亦乃爾耶？率筆成此，不覺啞然失笑。臨仿從來有，瓦官寺也同。僧知爭舊迹，佛怪有離宮。就宿雲移北，隨緣月照東”。“清陰不改留孫竹，老樹曾經挂女蘿。劫歷剎隨陵谷易，境幽香雜雨煙和”⁴⁶。

當明、清王朝更疊之際，“瓦官寺”有幸完好如故。朱鶴齡《愚庵集》卷七〈禹貢長箋序〉：“余甲申歲（崇禎十七年）讀書金陵瓦官寺，竊網羅諸說，會粹一編”⁴⁷。徐燾《幔亭集》卷六〈瓦棺寺，贈全上人〉：“禪房雲氣深，一榻傍蕉陰。不種生天果，常懷出世心。鷲峰脩白業，象教禮黃金。何以精名理？先師有道林”⁴⁸。王士禎《居易錄》卷四：“予三至金陵：庚子（順治十七年），以鄉試分考至，渡江日已曛黑，束炬登燕子磯，題詩石壁。翌日，金陵競傳寫之，和者甚衆。辛丑，以讞獄至，作秦淮雜詩、金陵遊記，每讞事畢，輒肩輿往烏龍潭、靈谷、瓦官諸寺，城南高座、長干諸古刹，探幽訪古，而公事未嘗廢也”⁴⁹。《精華錄》卷六〈瓦官寺〉：“江色斜陽下，來過古瓦官。勇如驃騎少，癡似虎頭難。梵響流空寂，

松聲覆殿寒。逍遙能解否？試問道林看”⁵⁰。田雯《古歡堂集》卷九〈青溪尋江令故宅〉：“渺渺秦淮水，娟娟躑躅花。空餘瓦官寺，暮鼓噪棲鴉”⁵¹。吳偉業《梅村家藏稿》卷二二〈滿江紅一贈南中餘澹心〉：“石子岡頭聞奏仗，瓦官閣外看盤馬。問後生，領袖復誰人？如卿者”⁵²。《十五家詞》卷三四陳維崧〈水龍吟一江行，望秣陵作〉：“輕舟夜剪秋江，西風鱗甲生江面。瓦官閣下，方山亭外，驚濤雪片”⁵³。

註釋：

³⁹ 賀鑄《慶湖遺老集》卷七〈壬申上巳，有懷金陵舊遊〉，北京，線裝書局《宋集珍本叢刊》影印明鈔本，頁 57 下：“瓦官大庭千步方，燈如流螢月如霜。高僧共禮旃檀像，遊女來焚薰陸香。舊國破亡何物在？少年逐樂個儂狂。別來白社更牢落，回首衡湘春夢長”。

⁴⁰ 《四庫全書》本，頁 11 上。

⁴¹ 《四庫全書》本，頁 12 上。

⁴² 頁 18 下、19 上。

⁴³ 《四庫全書》本，頁 6 上、下。又，張翥《蛻庵集》卷三〈瓦棺寺〉，《四庫全書》本，頁 2 下：“修竹長松畫寂然，梵宮高閣起中天。虎頭妙畫空餘刻，鷓鴣名書竟不傳。石柱至今標宿莽，瓦棺何處葬寒烟？憑高更盡闌干曲，及取江山未暮前”。

⁴⁴ 《四庫全書》本，頁 12 下、13 上、下、17 上、下。

⁴⁵ 頁 33 上、下、18 上、下。

⁴⁶ 《四庫全書》本，頁 27 下、28 上、下。

⁴⁷ 《四庫全書》本，頁 6 下。

⁴⁸ 《四庫全書》本，頁 4 下。

⁴⁹ 《四庫全書》本，頁 20 上、下。

⁵⁰ 《四庫全書》本，頁 4 下。

⁵¹ 《四庫全書》本，頁 3 下。

⁵²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印宣統刊本，頁 161 下。

⁵³ 《四庫全書》本，頁 29 上。

五

追溯六大古都之一、今江蘇省會南京市的歷史，人們都會自然而然地提到“六朝”亦孫氏吳、司馬氏東晉、劉氏宋、蕭氏齊、蕭氏梁、陳氏陳時期“京師”的建鄴、建康。除外，值得提到的，尚有作為地方政權中心和朝廷“陪都”之南唐金陵府、南宋建康府、明應天府。作為著名佛教叢林之一的“瓦官寺”，正是南京歷史上城市繁華的重要標誌之一。在中國中古時期，伴隨著“偏安”朝廷或“割據”政權覆滅的，常常是所在都會的嚴重破壞和行政的降級。龍袞《江南野史》卷三：“明年（開寶九年）冬，食盡，方陷，遂屠其城。王師既入建康，惟後主宮門不入。時昇元寺閣數層，高可十餘丈。梁時為瓦官閣，豪民富商之家避難於上逾千餘人，為越人所焚，一炬而燼。[曹]彬乃使監守後主與二弟太子而下，登舟赴闕，

百司官屬，僅千艘，將發，號泣之聲，滿於水陸”⁵⁴。唐武德末之移揚州於江都，宋開寶初更金陵為昇州，都是這樣的事例⁵⁵。而皇帝的駐蹕與否，更是城市行政等第的象徵，城市發展規模的先決。正是由於這些特點，乃為城市“標誌”的“瓦官寺”，始終免不了“城榮寺榮，城辱寺辱”的命運。就是其于明初一度淪為宦官人家的“私產”，也可能與“靖難之役”的背景有關。

當中國中古時期，由於戰爭頻仍，祚業翻復，雄踞一時的偉岸建築物，也往往會如那徹底變換的一姓一氏朝廷煙消雲滅。然而，就其“復興”的活力而言，尤以昔日的宗教、尤其是釋家的“名勝”為最。究其原因，一是其蘊涵豐厚的文化，使人不斷產生緬懷的情感；一是其屬託虔誠的信仰，易於征募起重建的資金。以“瓦官寺”的樓閣而言，情況正是如此。

《弇州四部稿》卷續六三〈重創青蓮閣記〉：“青蓮閣者，故瓦官寺閣也。六朝事跡以為晉時有二青蓮，得之瓦棺中，以茲因緣而建茲寺”。“蓋至明嘉、隆之季，而蕩然無復遺矣。開士覺恒應真闡化，後比丘乘緣詢趾，遂構蘭若，冒以故名，而於轉輪藏後得小隙地，益借檀募，別為層宇。雖高廣不能什一，而塗澤莊嚴，於像教毋替。余所謂不見如來滅劫時，丈六金身亦不惡”⁵⁶。一旦得到重建，如果更有德高望重的僧侶前來主持，就會有太后、皇帝、重臣、貴將前來施捨、捐獻，進而會有詩人、文客前來觀覽、吟誦⁵⁷。這樣，新內容的文化就會隨著滋長。《珊瑚網》卷一三汪砢玉〈宣廟御製綠竹引題後〉：“萬曆間，玉應試，留都，見聖母御筆于瓦棺寺之青蓮花閣。天啓間，在燕京，見神廟御書于李威畹之清華園。今復睹章皇帝御迹，足可壓閣帖帝王書也”⁵⁸。

卻緣宗教需要“神”、“靈”襯托的原因，寺院的聲名每仰仗“傳奇”而光大。就“傳奇”而言，多半分不清那些成份是“真實”，那些成份是“杜撰”。就是可以確定為“假藉”的內容，也“由來已久”，有著百年以上的歲月。即“瓦官寺”而言，也有當南宋即已存在、假借前代的神話。王之道《相山集》卷二三〈紹興府法華山維衛像記〉：“按西南維衛無量壽佛像記雲：阿育王第四公主以姿貌寢陋，冀其端嚴，捨金銀銅冶鑄斯像四十九軀，首飾火焰，足飾蓮花，布四天下為眾生植福之本。此山得四十九軀之一，而居其冠。初，晉成咸和四年，有婆羅門僧寶奉斯像泛海東來，比至，齊祖兵亂，徬徨無所向，因穴地而藏之大河之側。頃之，發藏無見，夜夢神人告曰：爾其往江左謁丹陽尹高公慳，當自知之。婆羅門僧如其言，詣慳，慳曰：某年月日，偶以職事至張侯橋，遠望橋下有五色光輪困覆水，命左右視之，得斯像於遡流，因聞於朝，有旨致之闕下，闢瓦官寺以居之。輦入金陵，抵長岸坊口，牛不肯進，鞭之若與人競，徑入長干寺中。有司以聞，上歎異久之，賜內府錢數百萬為殿，以奉香火。婆羅門僧聞慳言，悲喜交集，因辭慳走長干，瞻禮以終其身。更宋、齊迄梁大同中，昭明太子統親自長干輦送斯像奉安山中。至山之日，頂放白毫相光，宛如組練，縈遶十峰。明年，山發洪水，墜石崩崖，摧壓澗谷，寺成巨浸，而像設中立，塊然獨存”⁵⁹。

饒有趣味，“瓦官寺”還有關於“鬼”的故事。《法苑珠林》卷四二〈妖怪篇〉：“晉太元中，瓦官佛圖前淳於矜，年少潔白，送客至石頭城南，逢一女子，美姿容，矜悅之，因訪問。二情既和，將入城北角共盡欣好，便各分別，期更尅集，便欲結為伉儷。女曰：得婿如

君，死何恨？我兄弟多，父母並在，當問我父母。矜便令女婢問其父母，父母亦懸許之，女因勅婢取銀百斤、絹百匹助矜。成婚經久，養兩兒當作祕書監，明果驕卒來召，車馬導從，前後部鼓吹。經少日，有獵者過，覓矜，將數十狗徑突入，齧婦及兒，並成狸，絹帛金銀並是草及死人骨、蛇魅等”⁶⁰。曾慥《類說》卷三二〈顏濬〉：“顏濬與青衣趙幼芳同舟之建業，既抵白沙，幼芳曰：中元日，瓦官寺當會一神仙中人。其日，果見名姝，濬注眸不易。雙環笑曰：愁措大收取眼。姝曰：某家有清溪，頗多松月，郎君今夕相過。濬行數里，延入內室。少頃，孔家娘子至，多說陳、隋間事。濬問夫人何名？曰：某即陳朝張貴妃，彼則孔貴嬪，不幸國亡，為楊廣所戮。昔劉禪亦有后妃，魏君不罪；孫皓豈無嬪御？晉帝不誅。此賊不仁，獨此冤暴。幼芳曰：某亦貴妃侍兒，國亡入隋，為煬帝宮御，後殉葬吳公臺下，暫至此謁貴妃耳”。“濬與貴妃就枕，餘各辭去。明旦，至建業，詢之，乃陳宮人丘壠”⁶¹。茲中的情感，與時人吟詠“玉兒”的詩約略相似⁶²

註釋：

⁵⁴ 《四庫全書》本，頁 5 上、下。

⁵⁵ 《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卷一〈斗牛吳越分〉，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明刊本，頁 639 下：“唐高祖武德二年，置揚州東南道行臺尚書省。七年，復為蔣州，罷行台為揚州都督。九年，移揚州治江都，改金陵曰白下，屬潤州”。“五代南唐李昇以金陵為西都，改曰江寧府，遂置都焉。宋開寶八年，平南唐，復改昇州”。

⁵⁶ 頁 18 下、19 下。

⁵⁷ 余翔《薜荔園集》卷二〈周元孚邀全鄔汝翼、胡應之、何長卿、黃白仲、沈孺林登瓦官寺青蓮閣作〉，《四庫全書》本，頁 12 下：“瓦官名不滅，高閣復青蓮。問法憑支遁，裁詩想謫仙。黃圖留王氣，白浪落人煙。宿障除煩惱，皈依不二禪”。

⁵⁸ 《四庫全書》本，頁 2 上。

⁵⁹ 《四庫全書》本，頁 13 上、下、14 上。

⁶⁰ 頁 23 上、下。

⁶¹ 《四庫全書》本，頁 16 上、下、17 上。

⁶² 《江湖小集》卷一三鄧林〈玉兒〉，《四庫全書》本，頁 4 下：“金蓮華上俞尼子，永壽神仙羅繡綺。苑中荊荻市令嚴，玉像支離瓦官寺。六宮鴨（肅 司）起淫風，太白便應懸姐已。此身肯許兜鍪夫，猛為東昏判一死。到今羞殺賣降人，去作練兒梁姓臣”。

Evolution and Cultural Stockpile of Wanguan Temple Set up in Southern Dynasties

Abstract: The Wanguan Si situated in Nanjing City was one of the famous temples set up in Southern Dynasties. Reviewing the showplace's history of several hundreds years from Eastern Jin

to Ming, relating to the erections and collections, the interesting records about monks and common people, the associated legends and intonations, this article will put forward as follows: Some great cities had been experienced the sudden changes of rise and fall because they were badly damaged or degraded in administrative establishments for certain ‘political’ reasons in China in Middle Ages. As one of the symbols of the city, the temple could not avoid causing the destination of being ‘glorious when the city glorious, humiliating when the city humiliating’. During the iterative course, however, it had showed the great renascent vigor owing to its rich culture implications that frequently attracted the visitors’ yearning sensibilities, and its thick religion believes with which the monk could easily financing enough to renew its buildings. The temple had got magnified with the help of those fantastic myths since the religion had got magnified with the help of the so-named gods and spirits. And we could not tell the fictive parts from the real parts of those stories.